

田汉戏曲选

上册



田汉戏曲选

上册

责任编辑：李恕基

装帧设计：曾东凡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10,000 印张：17.75 印数：1—7,260

统一书号：10109·1341 定价：(平装本)1.57元



作 者 像

黑 河
劉 深

作者手迹

序

湖南人民出版社辛勤地将田汉同志戏曲剧作收集起来编为上下两册，题名《田汉戏曲选》，叫我来写篇序。这件事我是既感到力不胜任，又觉得不能推辞。对于田汉同志所写的戏曲剧本，除了极少数以外，过去我很少有机会读到，至于很多剧本的演出，我当然更是没有机会看到了。这回送来的剧本有七十多万字，而且还只是个选集，我对田汉同志这部分创作知道得这么少，怎么敢于随便写序呢？但出版社的同志们认为我是搞戏曲工作的，觉得我应当为选集写一篇序；我也想，现在戏曲剧本的创作十分稀少，许多作者把它视为畏途，认为写戏曲剧本又费力又不讨好，而且还有一种社会习惯不大肯承认写戏曲剧本也是一种文学创作，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也是文学作者，而田汉同志这样的大作家居然在若干年来不断地、辛勤地写了这样多的戏曲剧本，这件事的本身就足以纠正社会偏见，鼓舞戏曲作者的勇气，我对于写一篇序的事难道还想知难而退吗？

田汉同志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革命作家，当二十年代时期，电影这种文艺形式还被许多人所看不起的时候，他就带头搞电影；自从五四以来，新文艺工作者一直看不起戏曲，田汉同志却交了许多戏曲界的朋友。抗战初期，田汉同志在武汉、湖南组织戏曲界参加抗战演出活动，自己也为这些剧团写剧本。有名的《江汉渔歌》就是这时期的产物。这次我翻读《选集》，一面看剧本，一面看

一些剧本的前言，使我深为感动。田汉同志的这些剧本绝大部分都是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产生的，也和他的其它形式的剧本一样，总是充满了政治热情，充满了革命的正义感。在他的作品里面，总有一种与广大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的时代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是作为一个剧作家的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也是田汉同志剧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田汉同志勇于探索一种他所不熟悉的艺术形式，大胆地为它进行创作。当然，这种探索是有一个过程的，他的创作也体现出他的学习过程，他的有些作品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一种习作。他习惯于和剧团、导演、演员合作，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合作中学习掌握一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显然可以看出，到了后期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象《白蛇传》、《情探》，特别是《谢瑶环》，堪称为传世之作而无愧。

田汉同志的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在戏曲的语言、诗词方面，有他独特的造诣，我觉得其特色就在于平易自然而不伤雅，有时是在俗中见雅，有时是在谐中见雅；而总的风格又往往似长江大河，气势磅礴，感情充沛。

读了《选集》之后，还有一点感想：抗战时期在国统区这一段戏曲为抗战服务的经过是值得载诸戏剧史册的，可惜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其实，当时的参与者有好几位现在都还健在，可以请他们写出回忆录来。我不大清楚这一段历史，只是初步感觉到这一段历史也是和田汉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张 庚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

目 录

(上 册)

旅 伴.....	(1)
新雁门关.....	(16)
土桥之战.....	(42)
江汉渔歌.....	(54)
新会缘桥.....	(133)
岳 飞.....	(167)
新儿女英雄传.....	(253)
琵 琶 行.....	(399)

旅 伴

偶听湘剧《蒋世隆抢伞》，喜其风趣。沫若兄言，四川亦有此剧，辞句大体相同。辄为改易数点，使适合当前需要。

〔王瑞兰上。

王瑞兰 （唱）忍凝眸？

东洋强盗乱神州。

母亲在何处，

急忙林中躲，

恐怕敌兵搜。（入林内）

蒋世隆 （上唱）急忙忙，迷失路途。

妹子不见心烦忧。

（叫）瑞莲。

王瑞兰 有。

蒋世隆 （唱）谢苍天，相保佑，

应声的便是我的亲骨肉。

寻妹往前走。

（叫）瑞莲。

王瑞兰 有。

蒋世隆 瑞莲。

王瑞兰 有。

蒋世隆 瑞莲，你在哪里？

王瑞兰 松林内面。

蒋世隆 怎不出来？

王瑞兰 露水大了。

蒋世隆 待我来给你扭干露水。

王瑞兰 母亲在哪里？

蒋世隆 妹子在哪里？（见）哦，原来是一位娘子。

王瑞兰 我道是母亲来了。原来是一位君子。

（唱）你是何人我是谁，
为何将我乳名提？

蒋世隆 （唱）不是卑人亲妹子，
连声相应好稀奇。

王瑞兰 （唱）莫非与我同名姓，
叫奴心下暗猜疑。
相呼唤，
倒有那两回三。

蒋世隆 请问小娘子可曾得见我那瑞莲。

王瑞兰 奴乳名瑞兰。
（唱）可是你那瑞莲我何曾得见。

蒋世隆 瑞莲是我亲妹子。

王瑞兰 因何失散？

蒋世隆 （唱）都只为东洋强盗，
东洋强盗，
侵我边廷，
烧杀掳抢，

任意横行，
因此上家家避难，
户户逃生，
家避难，户逃生，
兄妹们不幸在中途离分。

小娘子因何来此？

王瑞兰（唱）奴也只为倭寇作乱，

倭寇作乱，
犯我海疆，
汉奸走狗，
为虎作伥，
江南半壁尽遭殃，
母女们逃难到地方。
一路上受尽了风霜，
担尽了惊慌。
死掉了苍头，
丢掉了行装，
实只指逃到一片乐土，
让我的娘，饭软茶香，
受几日安康。
谁知道地地狼烟，
处处刀枪，
喊杀连天走得忙。
母女们失散在中途路上。

蒋世隆 世间有这等奇事。一位娘子不见了母亲，在林边啼哭。

王瑞兰 一位君子，不见了妹子，在路畔悲歌。

蒋世隆 (唱)这正是愁人休对愁人说。

王瑞兰 (唱)说起愁来愁更多。

蒋世隆 (唱)一般样心事。

王瑞兰 (唱)一般样烦闷。

蒋世隆 (唱)心事。

王瑞兰 (唱)烦闷。

我和你，同是天涯落难的人。

蒋世隆 哎呀，倒是卑人差矣。自己妹子不见了，反与别人闲讲。

小娘子不能奉陪了。

(唱)路途遥远日昏黄，

寻妹不见，

怎敢与旁人说短道长，

说短道长。

王瑞兰 (忽拉住蒋世隆伞)……

蒋世隆 小娘子，想是爱上了卑人雨伞，卑人这里相送。

王瑞兰 君子，奴还有话讲。

蒋世隆 不道还有话讲。快些讲来，卑人是要跑路的呀。

王瑞兰 君子啊！

(唱)路途险处难回避，

事到头来不自由。

君子带我离此地，

他日里不忘恩义，

不忘恩义。

蒋世隆 (唱)中途偶遇一佳人。

少待。小娘子说话，倒有几分风雅。但不知面貌如何。

待我谎他一谎。小娘子方才说不见了什么人？

王瑞兰 不见了母亲。
蒋世隆 你来看。那高坡之上来了位妈妈，想是你家令堂。
王瑞兰 母亲在哪里？
蒋世隆 在这里。
王瑞兰 君子敢莫是爱看？
蒋世隆 唔，本有些爱看。
王瑞兰 待我放下裙子，君子请看。
蒋世隆 有了。
王瑞兰 再看。
蒋世隆 够了。
王瑞兰 后生家好不老成。
蒋世隆 妙啊。

(唱)倒生得千娇百媚。

少待。面貌虽好，但不知许配人家没有。小娘子可吃过茶否？

王瑞兰 乱军之中哪有茶吃。

蒋世隆 乃是婆家的聘茶。

王瑞兰 这个。

蒋世隆 妙啊。要知他人心腹事，尽在摇头不语中。

(唱)幸喜得她无夫，

我无妻，

旅途作伴正相宜。

少待，我不免暂行几步，他再若扯着卑人雨伞，我这才
有话讲。小娘子，卑人当真不能奉陪了。

(唱)路途遥远日昏黄，

辞别娘行赴远乡。

小娘子不要扯。小娘子不要扯。

王瑞兰 青天日里鬼扯了你。

蒋世隆 小娘子你的美扯住了我啊。

王瑞兰 (唱)你何不带奴离却此地。

蒋世隆 (唱)吓，自己妹子寻不见，

怎能顾娘行缓急。

王瑞兰 先生可读圣贤书否？

蒋世隆 秀才家何书不读，哪书不晓。

王瑞兰 你那里既读圣贤书，必达周公礼。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怎不顾别人缓急？

蒋世隆 (唱)本当带你离此地，

怕只怕旁人问起。

王瑞兰 (唱)乱军中谁来问你？

蒋世隆 (唱)你道是乱军之中无人问，

倘若是关津渡口盘查紧，

叫小生何言答对？

王瑞兰 (唱)倘若是关津渡口人盘问，

只说是亲兄妹。

蒋世隆 兄妹可使得。只是面貌不对。

王瑞兰 只说是前公后母。

蒋世隆 想我蒋世隆，是个老实人，虚则虚，实则实，扯谎我就不来。

王瑞兰 (唱)他那里使不得，

奴这里没有主意。

蒋世隆 (唱)听说娘行无主意，

蒋世隆是个胆小的。

去也去也不陪你。

王瑞兰 君子请转来。

(唱)待奴思，待奴想，
自思自想有道理。

蒋世隆 (唱)听说娘行有主意，

卑人权做胆大的。

放下了雨伞再来陪你。

倘若是关津渡口人盘问，

叫小生何言答对？

王瑞兰 (唱)倘若是关津渡口人盘问，

你说是做——

蒋世隆 做什么？

王瑞兰 做夫——

蒋世隆 啊呀，你看兵慌马乱到处拉夫，想我蒋世隆虽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仗可是做不来的啊。

王瑞兰 夫字下面还有一字你去猜来。

蒋世隆 我是个大傻瓜，实在猜不出来。

王瑞兰 (唱)哎，皇天。

他那里明明知道夫妻二字，
故意儿调戏与奴，
奴莫奈何，
权且与你做夫妻。

蒋世隆 (唱)做夫妻就是做夫妻。

哪有个权且的道理。

王瑞兰 (唱)做夫妻权且许你。

蒋世隆 (唱)不由人心欢喜。

王瑞兰 蒋世隆 (唱)我和你便同行访踪迹，
便同行访踪迹。

王瑞兰 君子请。
蒋世隆 娘子请。
王瑞兰 又道兄前妹后。
蒋世隆 妻前夫后。
王瑞兰 还早。
蒋世隆 正好。
王瑞兰 请。
蒋世隆 半路兄寻妹。
王瑞兰 他乡母失儿。
蒋世隆 明知不是伴。
王瑞兰 事急且相随。这位君子不知是好人还是歹人。
蒋世隆 娘子好不矛盾。既是君子自然是好人，哪有歹人的道理。
王瑞兰 如今世界有些人外面好象君子，心里比强盗还要狠些。
我怕你是那样的伪君子啊。
蒋世隆 娘子放心，我是道道地地的真君子。
王瑞兰 (唱)真君子，莫疑猜，
王瑞兰中途路得一个人儿相伴陪。
蒋世隆 (唱)我见她粉脸儿带尘灰，
恰好象路畔寒梅。
王瑞兰 (唱)见几个胆小的他们在林中躲。
蒋世隆 (唱)只有我们这不怕死的在路上挨。
王瑞兰 请问君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蒋世隆 噢，走来走去，走出一位女光棍来了。我还不曾问她，

她倒盘问我来了。请问小娘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王瑞兰 边走边讲。

(唱)家住在苏州城观前街。

观前街。

姓王名瑞兰，

奴本是闺阁之中女裙钗。

蒋世隆 原来一位小姐，多有失敬了。

王瑞兰 请问君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

蒋世隆 边行边讲。

(唱)家住在南京城凤凰台。

凤凰台。

俺本是黉门之中一秀才。

王瑞兰 原来一位秀才，多有失敬了。

蒋世隆 好说。请问令尊？

王瑞兰 爹爹征倭去不回。

蒋世隆 令堂？

王瑞兰 哎呀，儿的娘吓。

(唱)母女逃难到此来，

都只为马乱兵慌两拆开。

蒋世隆 (唱)两人心事一般哀，

红泪初干雨又来。

那旁雨来了。

王瑞兰 (唱)狂风起，雨又来，

雨又来。

雨湿罗裙怎安排？

打湿裙子怎么得了。

蒋世隆 打湿裙子必须拧干。

王瑞兰 裙子大了一人怎能拧得干。

蒋世隆 眼前有人，可惜你不会使用。

王瑞兰 有劳君子。

蒋世隆 当得效力。

王瑞兰 (唱)雨湿罗裙，
 雨湿罗裙且扭干。
 晾在哪里去?

蒋世隆 放在卑人肩头上。

王瑞兰 待奴放下。(缩手)

蒋世隆 为何不放?

王瑞兰 后生家沾了湿气，怕老来成病。

蒋世隆 承指教。小娘子，就放在卑人雨伞上面。

王瑞兰 待奴放下。(踌躇)

蒋世隆 为何不放?

王瑞兰 我还怕。

蒋世隆 做大的人怕什么?

王瑞兰 怕你拐我的裙子。

蒋世隆 一位娇娇滴滴的娘子不拐，拐了你一条裙子何用? 大胆的放下。

王瑞兰 放下了。

蒋世隆 走吓。

王瑞兰 请。

 (唱)王瑞兰，泪不干，
 今日才知道行路难。
 都只为东洋强盗来侵犯，